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類文元

(五)

編蘇天爵

行發館書印務商

元文類  
(五)  
蘇天爵編

萬有文庫

第2集七百種

魏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元文類卷之三十二

## 序

### 傷寒會要序

元好問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者爲詳蓋明之世以貴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譽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概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藥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

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脈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已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掠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掠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掠君之治。柰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則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瞖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瞖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爲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與瞖色同矣。肺腎爲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瞖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趣持薈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聳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

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大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略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切脈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爲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爲序迺以如上數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效蓋如此云

正統八例總序

楊 兔

嗚呼正統之說禍天下後世甚矣恨其說不出乎孔孟之前得以滋蔓瀰漫而莫知翦遏也通古今考之既不以逆取爲嫌而又以世系土地爲之重其正乎後之逆取而不憚者陸賈之說倡之莽操祖而誨之也不曰予有慚德不曰武未盡善也以湯武之順天應人而猶以爲未足況爾耶以世系言則禹湯文武與桀紂幽厲並矣不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而容並之以土地言則秦之滅六國晉之平吳隨之平陳苻秦之窺伺梁魏周齊之交爭不息者所激也不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以王道爲正也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不然使創者不順其始守者不慎其終抑有以濟夫人主好大喜功之慾必至糜爛其民而後已其爲禍可勝計耶是以矯諸儒之曲說懲歷代之行事蔽以一言總爲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興曰陷曰絕曰歸孰爲得若帝摯而後陶唐氏得之夏殷絕而湯武得之是也以秦隋而始年必書曰得何也庶幾乎令其後也未見其甚而絕之私也見其甚而不絕亦私也一世而得再世而傳固也武德貞觀之事旣書高

祖曰得繼之曰太宗得之何也原其心也其心如之何謂我之功也功著矣奪嫡之罪其能掩乎而曰傳者誕也悲夫虔化之兵未洗靈武之號又建啓之不正習亂宜然是故君子惜之此變例之一也孰爲傳曰堯而舜舜而禹禹而後啓周之成康之類是也曰衰者何如周道衰於幽厲漢政衰於元成之類是也曰復者何如少康之布德太甲之思庸宣王之修明文武之功之類是也晉惠中宗則異於是所謂反正者也故附見之此蔣父之論也惠帝旣復而奪之何也咎其爲賈后所制至廢其子以成中外之亂德之不剛也德之不剛君道失矣猶中宗改號而韋后與政使武氏之燼復著也曰與者何存之之謂也有必當與者有不得不與者昭烈帝室之胄卒續漢祀必當與者也晉之武帝元魏之孝文不得不與者也昭烈進魏其存乎曰莽操之惡均卻莽而納操誠何心哉黨魏媚晉陳壽不足責也而曰不取於漢取於羣盜之手其獎篡乎魏晉而下訖於梁陳狃於篡弑若有成約今日爲公爲相國明日進爵而王矣今日求九錫明日加天子冕旒稱警蹕矣今日僭卽皇帝位降其君爲王爲公明日害之而臨於朝堂矣吁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亦弗思矣乎史則書之受禪先儒則目曰正統訓也哉曰晉不以爲得者何斥其攘魏也斥而與之何也順生順逆生逆天也天之所假能廢之哉曰後乎此者不得與斯何也惡之也何惡之惡其長亂也不然亂臣賊子曷時而已乎公羊曰錄內而略外舍劉宋取元魏何也痛諸夏之無主也大明之日荒淫殘忍抑甚矣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且肅宗掃清鉅盜迴軫京闕不曰復而曰與何也暴其自立也五代而與明宗柴郭何也賢明宗之有王者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是也周祖以其厚民而約己也世宗不死禮樂庶乎可興奈何不假之年而使格天之業殞於垂成也曰陷

者何夏之有窮浞漢之有諸呂新室晉之永嘉之禍唐之武、韋、安、史、巢、溫之僭叛是也始皇十年而從陷例何也曰置秦於大亂不道者始皇也誘始皇於大亂不道者李斯也人主之職在掄一相是年也斯之復相之年也惡惡者疾故揭爲不哲之鑑以著輔相之重也曰景帝卽位之初明帝之永平八年而書陷者何以短通喪而啓異端也短通喪者滅天性也啓異端者亂天常也雖出承平之令主而不正其失何以嚴後世之戒曰絕者自絕之也桀紂胡亥之類是也曰歸者何以唐虞雖有丹朱商均而謳歌獄訟歸於舜禹桀紂在上而天下臣民之心歸於湯文矣曰漢之建安十三年繫之劉備何也以當陽之役也夫我不絕於民民其絕我乎詩之皇矣乃眷西顧求民之莫斯其旨也商紂之交紂德爾耳悠悠上天不忍孤民之望亟求所以安之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以潛德言也曰歸或附之以陷何也示無二君也敢問唐虞之禪夏后殷周之繼存而不論何也曰聖人筆削之矣起於周敬王之癸亥何也曰痛聖人旣沒微言之不聞也而周之世書秦之事何也著其漸也秦之僭叛不能制則周之弱見矣秦人承三代之餘混疆宇而一之師心自恣絕滅先王典禮而專任執法之吏厲階既作流毒不已嗚呼王道之不明賞罰之不修久矣然則發天理之誠律人情之僞舍是孰先焉曰通載者二帝三王致治之成法桀紂幽厲致亂之已事也曰通議者秦漢六朝隋唐五季所以興亡之實跡也因以仰述編年之例具錄而無遺索其梗概不過善可以爲訓惡可以爲戒而已前哲之旨果中於理所取也敢強爲之可否苟有外於理所去也必補之以鄙見者將足成其良法美意也而忍肆爲斬絕不根之論徒涉於乖戾耶蓋得失不爾則不著善惡不爾則不分勸戒不爾則不明雖綿歷百千世而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卓然願治之君苟察斯

言而不以人廢日思所以敦道義之本塞功利之源則國家安甯長久之福可坐而致其爲元元之幸不厚矣乎

測圓海鏡序

李治

數本難窮吾欲以力強窮之彼其數不惟不能得其凡而吾之力且憊矣然則數果不可以窮耶既已名之數矣則又何爲而不可窮也故謂數爲難窮斯可謂數爲不可窮斯不可何則彼其冥冥之中固有昭昭者存夫昭昭者其自然之數也非自然之數其自然之理也數一出於自然吾欲以力強窮之使隸首復生亦未如之何也已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數則雖遠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狀未有不合者矣予自幼喜算數恆病夫考圓之術例出於牽強殊乖於自然如古率徽率密率之不同截弧截矢截背之互見內外諸角析會兩條莫不各自名家與世作法及反覆研究率卒無以當吾心焉老大以來得洞淵九容之說日夕玩繹而鄉之病我者始礪然落去而無遺餘山中多暇客有從余求其說者於是乎又爲衍之遂累一百七十問既成編客復目之測圓海鏡蓋取夫天臨海鏡之義也昔半山老人集唐百家詩選自謂廢日力於此良可惜明道先生以上蔡謝君記誦爲玩物喪志夫文史尚矣猶之爲不足貴況九九賤技能乎嗜好酸鹹平生每痛自戒敕竟莫能已類有物憑之者吾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故嘗私爲之解曰由技進乎道者言之石之斤扁之輪庸非聖人之所予乎覽吾之編察吾苦心其憫我者當百數其笑我者當千數乃若吾之所得則自得焉耳甯復爲人憫笑計哉時戊申秋九月晦日繼城李治序

大定治續序

王磐

臣聞假器莫便於比隣，取法莫宜於近代。殷有天下，監於夏；周有天下，監於殷。漢之論事著，每借秦以爲喻。唐之進言者，多引隋以爲比。豈不以時代相接耳？目見聞，有以關其慮而動其心乎？金有天下凡九帝，共一百二十年。其守成之善者，莫如世宗。故大定三十年間，時和歲豐，民物阜庶，鳴雞吠犬，煙火萬里。有周成康、漢文景之風。夫有以致之，必有所以致之者。蓋不徒然也。謹就實錄中，摭其行事一百八十餘件，名曰《大定治績》，以備乙夜之覽。其於聖天子稽古之方，不無萬分之一助云。至元二年春二月十一日，翰林直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王磐，翰林侍講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常卿臣徐世隆，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王鶚等上進。

楊紫陽文集序

趙復

君子之學，至於王道而止。學不至於王道，未有不受變於流俗也。三代聖人以心學傳天下，後世見於伊尹傳說之訓。君子將終身焉。明王不興，諸子各以其意而言。學學者不幸而不得見古人之全體，蓋桓文功利之說興，而羲堯舜文之意泯矣。春秋而降，如叔向、子產、蘧伯玉、季札之流，以夏商君子之資，不得少效於王官，去而爲列國之名卿材大夫。其功業之隆薄，已較著矣。賈生、仲舒有其具而不得施，或者每爲之掩卷而深悲玄齡如晦。有其時而亡，具已甚慚德於斯文多矣。凜然正氣，惟諸葛孔明、王景略諸人，不爲流俗之所回奪。然而隨世就功，周旋於散微之末已，又不能無偏而不起之患。大抵君相造命之地，既已曖昧不明，而瞽宗米廩教養之法，因以廢格不舉，故雖有命世絕異之材，卒亦不能邇也。非其不能邇也，而其故則可知已。雖然，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逮於今，惟秦君子。

楊氏其志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蓋自其爲諸生固已無所不闢坐是重困於有司之衡石晚居洛陽著書數十萬言沉浸莊騷出入遷固然後折衷於吾孔孟之六經其言精約粹瑩而條理膚敏至於總八例以明正統之分合作通解以辨蘇韓之純疵其他若概言雜著等說皆近古之知言名教中南宮雲臺也繇不云乎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殆近然邪先生資機敏而明通卽其文可以得其爲人蓋君子學以爲己必有所入之地唐韓愈氏以雖義而不取爲主先生讀之自以爲渙然不逆於心使其得君行道推是心以列諸位實王道之本原雖不能盡充其說退而斂然以是私淑諸己先生固已得之矣觀其神明心德之所感通游居酬酢燕笑語處皆海內知名之士夫然後以秦晉爲戶庭燕趙爲郛郭齊魯爲府庫雄河太華爲極案奔肆橫放而益趣於約正大高明篤實輝光遺落小夫竿櫓佔畢呻吟之習嗚呼學之爲王者事猶元氣之在萬物作之則起抑之則伏然莫先於嚴誠僞之辨誠僞定而王霸之略明矣門人員擇蚤侍函丈偏得紫陽之道攜拂遺藁釐爲八十卷將攻梓以惠後學自洛抵燕千里介書俾不肖爲說以冠其首內顧庸虛屏若無營而辭旨悃愞卒不容避輒述其梗概如此學者當自得於過半之思非尺喙所能盡也先生名奐字煥然甫世爲關中右姓紫陽其自號云丙午嘉平節前鄉貢進士雲夢趙復拜手序

通鑑前編序

金履祥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旣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

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爲編年歷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經翼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接于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爲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

新註資治通鑑序

胡三省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旣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謹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諜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

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甯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注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爲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黃幡綽石野猪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邱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恭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偏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擗幽隱。會萃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

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  
讀。他入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  
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諱。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  
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  
灑血瀆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  
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盡。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  
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爲  
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咡  
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  
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  
書游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  
自周訖五代。略敍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壩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贊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  
其子弟。爲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  
子。沂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  
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汔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  
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嗚呼。

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瓊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尙多蘇晉之剖斷。蓋渺訾臣瓊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旗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書。

## 文獻通考序

馬端臨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能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

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已無傳魏嘗屬藁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缺焉有如杜書綱領宏  
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  
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筐之屬非  
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敍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敍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敍兵則盡遣賦調  
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甯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  
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  
帝系一門以敍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  
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愚  
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續輯顧百罹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濫汲漑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  
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尙論千百載之前  
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先儒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  
箕裘家藏墳素插架之收儲趨庭之間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  
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  
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

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敍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爲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敍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劖目銑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亡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 六書故序

戴侗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博會而不適。